

少女沉浮录

张虚 张忆群 著



出版社

(京)新登字093号

版式设计： 祝燕君

少女沉浮录

张虚 张忆群 著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彩虹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5印张 177千字 插页4

1993年4月第1版 1993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7-5014-0969-2/I·335 定价,4.30元

印数,0001-11000册



她叫杨漪莲，13岁那年，一个炎热的午后，她被父亲强暴了……



妻子死了，续弦的媳妇又闹翻了天……



“救救我，救救我！”

湖南妹满凤不顾一切地跪倒在警官脚下……



丈夫横尸郊野，妻子却让草草入殓。为什么？法官想起了另一条线索。

目
录

- 少女沉浮录……………张忆群 (1)
- 女法官巧断婚姻案……………张 虚 (9)
- 孩子的权力……………张 虚 (20)
- 遗 产……………张 虚 (31)
- 姑娘·大山·警察……………张忆群 (38)
- 人命官司……………张 虚 (61)
- 皂角树下……………张 虚 (68)
- 歧途复归……………张忆群 (78)
- 孤寡人的救心丸……………张 虚 (95)
- 蛇 影……………张 虚 (103)
- 新生和他的妻子……………张忆群 (113)
- 云开雾散……………张 虚 (126)
- 苇塘迷雾……………张 虚 (139)
- 归 来……………张忆群 (155)
- 燕山脚下平风波……………张 虚 (169)
- 开棺记……………张 虚 (176)
- 车上擒魔……………张 虚 (183)
- 异乡寻亲……………张 虚 (189)
- 比翼双飞……………张忆群 (196)
- 戴国徽的亲人……………张 虚 (211)
- 紫气东来……………张 虚 (220)
- 他在灯火阑珊处……………张忆群 (227)
- 悔恨属于过去
- 幸福属于未来……………张忆群 (234)
- 伤 愈……………张忆群 (241)
- 党的恩情暖于春阳……………张忆群 (250)

少女沉浮录

张忆群

—

她叫杨漪莲，1967年12月出生在丰台区八里河一个工人家庭。她的降生给这个本来就十分困难的家庭又增添了几分忧愁。妈妈喜欢男孩，虽然第一个生的是男孩，但以后一连生了俩女孩。“不行，无论如何也得再生个儿子。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老了怎么办？自己没工作，光靠老头子，也不见得靠得住。”就这样，一年过后，小漪莲便呱呱坠地了。当她刚满1岁的时候，妈妈的肚子又高高地隆起来了。不久，妈妈终于盼来了她的第二个儿子。

十二岁那年，漪莲辍学了，很快她便加入了街道药材生产组的行列，成了这里年纪最小的一名临时工。

那是漪莲刚满13周岁的那年夏天。有一天，爸爸倒休一人在家，中午吃过饭，本打算在床上歪一会儿，可是天热得实在躺不住，于是他懒懒地爬起来，把漪莲的叔叔几天前从乡下带来的两只公鸡给宰了，泡在开水锅里，又顺手从屋角儿拿了个小凳子坐下来，闷闷地拔着鸡毛。

“爸”。漪莲喊了一声，匆匆忙忙地奔到里屋去了，她中午一般是不回家的。“你怎么回来啦？”爸爸问。“来了车药，刚卸完，都快热死我了，换件衣裳。”漪莲一边在箱子里找衣服一边说。爸爸抬头往里屋看了一眼，一下子竟呆住了。长期以来，由于妻子和他无休止的“冷战”，他早已享受不到女人的温馨了，就连做丈夫最起码的要求都被妻子粗暴地拒绝了。他恨、他怨。“当初真不知着了什么魔，竟娶了这么个母夜叉。”他曾愤愤地想。今天，当他突然间看到了女儿裸露的上半身，仿佛一下子又回到了青年时代，猛地想起了妻子年轻的时候，在那柔和的灯光下，他们如胶似漆的新婚之夜……“啊，妻子，我的妻子又回来啦。”他看着女儿，想着妻子，回手把门闩上，竟象一只饿疯了的狗一样扑向女儿。此时此刻，法律、道德、伦理以及做父亲的尊严等等，一下子烟消云散了。他的精神防线在最原始的冲动面前彻底地崩溃了。随着一阵剧烈的疼痛，漪莲“啊”地惨叫了一声，几乎晕过去。“不许跟你妈说，要不我轻饶不了你！”发泄完兽欲的爸爸，爬起来恶狠狠地对女儿说。

从此以后，每当家里没有其他人的时候，可怜的小漪莲都逃不脱爸爸对她的百般蹂躏。她实在受不了了，有一天，便悄悄地流着泪告诉了妈妈，乞求妈妈救救她。谁知妈妈竟劈头盖脸地骂了她一顿：“你这个臭不要脸的，还恬着脸跟我说呢，你要是不卖弄，他会跟你干这个？显见是你耍流氓来着。哭管什么用？等他退了休回老家住去了，咱们这儿不就好了吗？”从此，妈妈再也不过问这件事了。

漪莲伤透心了，却又无可奈何。药材店的老太太们老拿她开心，她别提有多烦了。但又真想立即找一个情投意合的

小伙子，组建个家庭，人不知鬼不觉地尽快结束这种见不得天日的生活。她默默地忍受着精神和肉体上的痛苦，一个劲儿地苦干，满心巴望着街道上能给她转为正式工。

1986年初的一天，邻居孟姨告诉她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市尼龙搭扣厂到咱办事处招工来了，是正式工。”漪莲高兴得蹦了起来。经过一番周折，她当上了搭扣厂的挡车工。这回生活有了保障，她再也不发愁了。为了躲开爸爸的纠缠，她索性把铺盖搬到了单位，在女工宿舍和别人挤着睡了半年多，她高兴极了，小脸也红润起来了。可好景不长，天气渐渐地炎热起来，两个人的痱子都快挤炸了，而那个女工家又住在农村，无奈，漪莲又回到了家。爸爸又开始每天晚上折腾漪莲。足足有一个星期，把漪莲折磨得不象人样，在班上恍恍惚惚，晕头晕脑，断了的线头要费好大劲才能接上，次品一个接一个地出。一天中午，漪莲刚下班，厂长把她叫到办公室：“这几天你怎么了？原来干得挺好的，怎么现在尽出次品？再这样下去，我们可要重新换人了，外面有好多待业青年闲着没事干呢！”厂长严肃地说，脸色非常难看。漪莲怕极了，她真担心好不容易找到的工作又吹了。为了保住来之不易的工作，也为了找到一个能真正救她脱离苦海的人，她狠了狠心，咬了咬牙，终于向厂工会一位她自认为可以信赖的领导，合盘托出了她和父亲之间的事，内心受到强烈震撼的工会领导，听完了漪莲的诉说，不无同情地安慰了她几句，便放她回去了。

当晚，方庄派出所民警将漪莲找去重新了解情况，接着，一辆呼啸的警车把这奸淫自己亲生骨肉多年的罪犯捕入了法网。

罪犯落网，本是大快人心之事，却招来了许多人对被害者的非议，甚至可以说是迫害。哥哥拿着菜刀到处搜寻小漪莲，扬言“非宰了她不可！”因为他很快就要结婚了，还得靠父亲的钱来帮衬。妈妈也逢人便说：“这小杂种，只要敢家来，我就轻饶不了她。”为的也是女儿把她的财神爷给断送了。据说，父亲每月能挣300多元钱，这下完了，家人能不恨漪莲吗？漪莲除了身上穿的一套单衣外，一切物品都被母亲锁了起来，任凭派出所民警几次三番来替漪莲索要，妈妈就是不给，还破口大骂。漪莲东藏西躲，好不容易找到的搭扣厂，对她来说就象一根救命稻草似的，然而由于受不了从四面八方射来的冷箭似的目光和人们交头接耳窃窃私语的刺激，她被迫向厂里辞了职，熬到夜深人静时，悄悄溜出厂门，流着泪、漫无目的地向黑暗中走去……

候车室里的嘈杂声越来越大，剪票放行的人们前呼后拥，孩子哭、大人叫，房顶都快给掀掉了。

躺在长椅上的漪莲再也睡不着了，她一骨碌坐起来，揉了揉下惺忪的睡眼，伸了伸懒腰。

这时她的胳膊被一只有力的大手死死地攥住了。“干嘛？”漪莲惊骇地盯着眼前的黑大个嚷起来。“走，给我回去，让我找得好苦。”那人操着一口浓重的东北口音，低声说。“我不认得你，凭什么跟你走？”漪莲尖叫着、挣扎着，却身不由己的被那人连拖带拽出了候车室。“大妹子，别怕，我是东北来的，想跟你交个朋友。我带你到故宫散散心去

吧。”黑大个边说边拽着漪莲往10路车站走去。

在中山公园站他们下了车，两人一起来到故宫，黑大个还是死死攥着她的胳膊。转来转去，在一片僻静的树林外边黑大个住了脚。“怎么样，咱们进去呆会儿？”他说着，脸上露出了淫笑。漪莲预感事情不妙，忽然，她发现不远处有个厕所，灵机一动，便对黑大个说：“我得上厕所解个手。”黑大个想了想说：“好吧。不过，我得在门口等着你。”他们紧紧相随着来到厕所门口，漪莲这才摆脱了他的那只大手。真是天无绝人之路，一进厕所，漪莲立刻就看见了厕所尽头还有一个门，从门缝里还可隐隐约约地看见外边来来往往的人，她按捺不住内心的狂喜，飞也似的冲将出去，象飞出笼子的小鸟一样。跑出厕所没多远，她无意中发现了故宫派出所。“该着你黑大个今天倒霉。”漪莲心里想着，一溜小跑进了派出所。

早已等得不耐烦的黑大个，急得真想进厕所把漪莲抓出来。正当他探头探脑地往厕所里看的时候，两只胳膊同时被人抓住了，定睛一看，是两名警察，黑大个立马蔫了。

经派出所审问，那黑大个原来是东北某劳改农场的在逃犯。

看着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杨漪莲，听着她哭诉的不幸遭遇，民警们无不向她投去同情的目光。

穷困潦倒的漪莲终于熬过了炎热而漫长的夏天。她给自己立了一条规矩：再苦、再穷也决不偷人家的。除此之外，只要能混口饭吃，能有个窝住，有件衣裳穿，干什么都不吝。恰好这天她遇到了一位熟人，见她怪可怜的，便给她介绍了一个主儿，比她大八岁，劳改过。漪莲二话没说，立即

跟着这位熟人来到了铁匠营那男人的家。

漪莲洗了澡，换了衣服，当晚便与那个男人同居了。以后便每天伺候男人和她那好吃懒做的妈。洗衣、拆被、买菜、做饭什么都干，就象个保姆。但漪莲觉得比起火车站候车室来要强多了。可是，不久她怀孕了。男方家嫌累赘，不想要。但推说家中没钱交手术费，让她自己想办法。漪莲悔不该当初自投罗网，掉进这地狱之中。她真想把孩子生下来，好歹也是自己身上的肉啊，要不她更是一个亲人也没有了。可是男方家没有一个人给她好脸子看。她只得忍着妊娠反应，靠更加拼命地干活和无节制地满足男人的性欲，来取悦于他们，以求得一时的温饱。终于有一天，预料之中的灾难降临到她头上，1987年正月15日，已经有5个多月身孕的漪莲小产了。望着顺腿流下的粉红色的血水，漪莲向男人投去了乞求的目光，然而刚才还搂抱着她的男人，此时此刻竟象不认得她似的，一甩手走了。漪莲忍着腹部的坠痛，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个“家”。她的一切梦幻彻底破灭了。但是一股强大的生的欲望却猛烈地撞击着她的心。她步履艰难地向着离这里并不太远的丰台区妇联走去。她想：那里一定是主持公道，替妇女说话办事的地方。

三

她得救了。

当区妇联的人们把她送进医院的时候，她已不醒人事了。医生和护士奋力抢救，才把她从死神手里夺回来。经过了70多个小时疼痛的折磨，她终于睁开了眼睛。

守候在病床前的是两位她根本不认识的上了岁数的女同

志。床头柜上放着她们拿来的麦乳精、蛋糕和红糖，还有一小锅冒着热气的小米粥。漪莲哭了，她说她妈妈都没有对她这样好过，两位老人对她说：“我们是区妇联的，你的情况我们都了解了，你落到这一步，是我们的失职，我们心里很难过。”她们还告诉漪莲要安心养病，出院后一定帮她找个工作。另外，还特别嘱咐她千万别再回铁匠营了，那一家子没有一个好东西。漪莲都一一记在了心里。

对于一个心灵受到严重摧残的少女，你给她一盆火，她会把它当成一个永不熄灭的太阳；你的每一个细微的动作，哪怕是一个亲切、柔和的眼神儿，她都会永远把它珍藏在心底的屏幕上。

……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又过去了一年多。1988年3月初，笔者来到了丰台区某副食基层店，见到了商店党支部书记倪爱龄同志。

50多岁的倪书记一头花白的短发，浓浓密密的，她告诉我们，1987年9月初，她到区里参加了一个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会，会上听区妇联的同志谈起了杨漪莲，并呼吁与会人员想办法救救这个可怜的孩子。倪书记听得落了泪，她平时极不善言辞，这回却变了样，不等别人开口，她抢先发了言：“我觉得杨漪莲是个很有骨气的孩子。告亲生父亲是要下一定决心的。这毕竟不同于拦路强奸，他们是生活在一起几十年的亲骨肉。然而杨漪莲为了维护自己独立的人格，维护做女人的权利，毅然决然地告了她的父亲。我心甘情愿地做她的社会家长，这个孩子我要了。”就这样，杨漪莲来到了这个商店。她以自己特有的纯朴，爽直的性格和干活不惜力的秉

性，赢得了店里绝大多数人的喜爱。倪书记还笑着告诉我们：“小杨已经有男朋友了，小伙子很同情她的遭遇，他们挺谈得来，他们很快就要登记结婚了。”

带着对这个问题的浓厚兴趣，我们采访了杨漪莲：

“他叫王建民，26岁，原来当过海军，现在已经复员了，在第一机床厂工作。他妹妹也在我们店里，跟我挺好的。是她介绍我和建民认识的。”她喜滋滋地说，毫不掩饰地流露出一种压抑不住的幸福。

“你到这里已经有好几个月了，有什么感受吗？有人欺负你吗？”

“去年9月21号，区综合治理办公室的同志带我到这儿来报到的，给我买了被套、被里和被面，还有脸盆、饭盒，店里的吴师傅和郑师傅当天中午就把被子给我做好了，倪书记给我借来了公家的褥子和床。她还三天两头地从家给我带土豆丝。就连到桂林出差也没忘了我，回来的时候还给我带了瓶桂林酱菜。同宿舍的女同胞对我也都挺好的，教我织毛衣，现在我已经学会了，刚给建民织完一件。”

她情绪激动起来，白白的圆脸上泛起了红晕。

谈话中杨漪莲还告诉我们：她准备“5·1”前结婚。

家庭曾对于她不是一个宁静、温馨的不冻港，而是一个魔窟，不幸的婚姻又险些把她投入死亡之谷。她绝望过、抗争过，但是生活没有抛弃她，善良的人们向她伸出了一双温暖的手。

当笔者的采访结束后，关于家庭教育的问题又引起了笔者的深思：作为一个家庭，如果父母的素质很差，不仅不能培养出出类拔萃的人物，反而会毁掉子女们的幸福……

女法官巧断婚姻案

张 虚

黄河南岸的邙山背上有个叫王家岭的山村，村东头窑坑院里住着李正宝一家。提起李正宝，左邻右舍老少爷们都说他占上了好妻命。要说什么妻命好坏，眼下没有多少人信了，可他媳妇王清芬那勤俭治家、敬老爱幼、温顺贤惠劲儿，实在叫人说不出二话来。万万没想到，腼腆实诚的清芬在旧历正月初五，也就是“破五”那天被公安局逮走了。

贤惠媳妇

十五年前，小学教员李正宝的妻子得病死了，给他撇下个四个月吃奶的孩子，愁得他白天上课拿起粉笔当板擦，夜晚回家抱着孩子满屋子转磨，孩子哭他掉泪，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正当他左右为难的时候，村西王家托人说亲来了。李正宝怕媒人戏弄他，愁眉苦脸地没敢搭茬，后来听说那家的姑娘王清芬是他学生的姐姐，因对他的人品信得过，

出于一片真心帮他成家过日子，才主动提这门亲的。李正宝听了如同过河摸到了石头，顿时欣喜万分，恨不得一步迈过河去。就这样不多日子王清芬就过门来到了李家。

清芬过门后孝敬老公公，哺育没娘的婴儿，后来她又生下了一男一女，尽管有三个孩子缠身，也没耽误她下地种庄稼，回家缝衣做饭，不几年的功夫，李正宝的家境就大变了。邻居李二婶是位心直口快的中年妇女，见了正宝总爱说：

“傻小子，你娶了清芬真是抱住聚宝盆了！要不是她省吃俭用给你操持，你每月那四十来块钱能养活全家老少六口人吗？！”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三中全会以来，教师的工资提高了，农村又实行了生产责任制，清芬治家的心气更高了。她又搞农业又抓副业，加上正宝调级补发的工资，一鼓劲儿把三孔土窑洞全用砖圈了一层，还把坑子院的四壁从上到下用砖包了起来。清芬干得正红火的时候，飞来了横祸。

事出有因

王清芬在县大狱里过了“破五”节，心里惦记着孩子和老公公。茶不思，饭不想，一整天水米没打牙。过了正月初五，县直机关的干部们陆续都上班了。县法院的审判员张明同志一上班就接到了检察院转来的案卷。她打开卷宗习惯地先看案由：持刀行凶伤人，又看了看案犯性别：女。不知是因为张明也是女的见到女人犯法特殊敏感，还是这类案子女人作案有些少见的原因，这案卷一下子就把她吸引住了。她打破了每天早上上班先整理桌面，擦抹桌椅的习惯，一口气把口供、证言、现场记录，法医鉴定等有关材料从头到尾看了一遍。